## 九六：經理要見你

「那當然。」麗莎說，「到這裡來的客人，非富則貴，都是荷包腫脹的人，這個錢他們花得起。不過，這裡的設備也很先進，每個位子前面都有一個電子收費儀器，客人只要按按鈕，隨時可以看到自己應付的賬欵，讓你心中有數，有個預算，免得事後肉痛。」

夜總會中，回來上班的小姐漸漸多了，杜康妮覺得自己不宜久留，就對麗莎說：

「我先回去吧！」

「急什麼，你等等。」麗莎留住她，然後過去和一個穿黑色晚禮服、打扮得雍容華貴的女人低語了一陣。

杜康妮猜想，那女人可能是麗莎她們的大班。

接着，麗莎回過來對杜康妮說：

「你跟我來。」

「到哪裡去？」

麗莎已經帶頭往前走，杜康妮只好跟着她。

「我們經理想見見你。」麗莎說。

「他見我幹什麼？麗莎，我不是來見工的。」杜康妮拉着她，「我並沒有決定到這兒來做，你別替我自作主張好嗎？」

「康妮，我是爲你好呀！」麗莎停住了脚步。「剛才你也看過了，這裡的環境不差呀，別的地方肯定沒有這樣好。這裡是全港最高級豪華的夜總會，並不是那些小舞廳，你可要把它們分別開來。在這裡當小姐，不會失禮於人的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我會經在波士面前提起你，他對你也有印象，而且欣賞你。這樣的一個賺錢的機會，你實在不應該錯過。」麗莎又說。

「你還是讓我想清楚再說吧！」杜康妮仍然下不了決心。

「我已經跟波士講了，現在你來了却不見他，叫我怎樣下台呢？」麗莎說。

艷劫　陳浩泉

## 九六：死心不息

師姐容曰：「我哋可重天有人開草場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食草亦不算太過，但始終係毒品，再進一步就食丸仔食粉食可卡因。」

阿七曰：「希望佢不會泥足深陷，如果李咩知道，一定彈起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阿占，你要畀多D時間睇住佢。」

阿占返到旅行社不久，蘇絲接到馬良電話，問何以昨晚忽然不告而別。

蘇絲曰：「我驚呀，你好似同人打交咁。」

馬良曰：「有打到，個兩條友，多管閒事，又冇胆都我，我車冇了。」

蘇絲曰：「聽講你有太太嘅。」

馬良曰：「車，佢有我！放心，佢不在屋企。」

阿七曰：「可能十八個鐘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食草亦不算太過，但始終係毒品，再進一步就食丸仔食粉食可卡因。」

阿七曰：「希望佢不會泥足深陷，如果李咩知道，一定彈起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阿占，你要畀多D時間睇住佢。」

阿占返到旅行社不久，蘇絲接到馬良電話，問何以昨晚忽然不告而別。

蘇絲曰：「我驚呀，你好似同人打交咁。」

馬良曰：「有打到，個兩條友，多管閒事，又冇胆都我，我車冇了。」

蘇絲曰：「對不住呀，馬生。」

馬良曰：「蘇絲，你今晚來我屋企食餐便飯。」

蘇絲曰：「聽講你有太太嘅。」

馬良曰：「車，佢有我！放心，佢不在屋企。」

現代江湖實錄之八　修羅門　田長歌

## 九六：選色而外更要才德

久別兄弟重逢，吳天行偕同徐叔度來到最大的料亭（酒家）晚宴，叫那陪酒的酒女，輪班來侍飲，又特別叫來了大阪府柳原的歌舞藝伎，由料亭女管事作主，要選時下出來的新人。徐叔度對這些酒女，已經眼花繚亂，那經得再來了四名新歌舞的稚姬，簡直看來，個個都是天仙一般，樂不可支。當歌舞之前，先近前來敬酒，吳天行自從與櫻子婚後，如今又有了第二個麗子，對這些歡場的美女，確已不再動心，但徐叔度是個單身，多年練功，沒近女色。現在歡暢已極，決定要尋人生之樂，因此暗暗選美，一一問了芳名，記了下來。這天來不及作進一步的示愛，而當年的藝伎，眞的多數是只供給藝術，不供給身體的，除非認眞婚嫁。

他們當夜兩兄弟住一起，爲了安全，第二天兩人便一同運了徐叔度運來的大件大木箱，回到了大津。只有麗子是初次拜見徐叔度，按禮四拜，徐準備有禮金。櫻子這時只能去望湖居，每日坐櫃帮一兩小時，麗子到午夜忙時，必去主持。當夜夜飯，便同徐叔度去試吃這自開的館子，吳天行告知他：「正起蓋的大館子，想叫作明湖居，以紀念你貴山東。」徐叔度大喜，他知道新店有花園，生意規模不小。當日，安頓他住在客房，吳老三住麗子房中，將所有辦她繼承祖父產業之事，告知麗子：

「須用半年，才可辦齊，那田莊土地之事，尚不在內，要交與京都同大阪府的法律與會計師統辦。」麗子問他：「新的明湖居，每一週須工價用度，總數將來多少。」吳天行道：「早已由建築公司統籌，現有的存金，足以起建這樣的三家，可以放心。」

次日他陪徐叔度坐花船吃酒，有船家酒女侍奉，逐島停泊，徐叔度談到歡喜大阪的藝伎新人說：「三弟，我見到你的家，也想成家了。前天見的新人，那幾個人都很不錯。我想再去見見她們。」吳天行笑道：

「爲然京都第一，你沒到過，須知藝伎自古就是京都甲天下，最好大哥明天一人自去走走，有道是：單嫖雙賭。大哥先一個人獨自去尋訪，但不可一下決定，必要十分人才，十二分美德才可。」這話令徐叔度次日便從大津進入了京都市，當眞獨自到有名的玉門町去藝伎館吃酒，在一家十多名中，選一青春美女侍酒談天，如此決心每日午後去一家，要將有名的芳館歷遍。

天涯俠客無刀　文・秋風　笑翊木蝴蝶　圖

## 十：宴會風波

余顧南又問：「老兄學富五車，深明道理，自然不會只求課徒餬口和追逐名利！」

許文信臉色一變，澀聲反問道：「你今日問這些到底有何用意？莫非對許某有所懷疑？」

余顧南急道：「老兄千萬莫誤會。小弟絕無此意，小弟是那天跟店小二談起國家大事，有所感觸而已！」當下把那天與店小二的交談經過，告訴了許文信。

許文信身子突然一震，喃喃自語：「我整天困在此處，所爲何事？學武不爲民除害，所爲國除奸，又何必吃那許多苦頭？」

余顧南心中奇怪：「難道他連這顯淺的道理也不曉得？」

他心中雖然奇怪，却不敢問。

許文信雙眼倏地一亮，目注余顧南，道：「多謝你提醒許某，許某無以爲報，今就授你三招刀法酬謝！你先將口訣記熟！」他不等余顧南答應，便將口訣念出來。他一口氣念了三遍，道：「你且背給我聽聽！」

余顧南背得一字不漏，許文信大喜，道：「孺子可教，咱們如今便開始，我手中雖然無刀，但手勢作握刀狀，你若能看得仔細，回去再揣摸一下，便能體會！」言畢開始示範。

余顧南自小即嗜武若狂，有此良機，自然不肯放過，聚精會神默記每一個細微動作。許文信甚有耐性，示範了三次，然後要余顧南練與他看，再逐個動作糾正。許文信那三招刀法，變化繁複，難得的是乃不失其威猛，余顧南知是絕學，心頭更喜。

兩人在囚室內不知時日已過，直至後來老張均門，送飯進來，方知已過午時，兩人吃過午飯之後，許文信再授第二招，直至臨近日落，兩招刀法的基本動作才算記熟，至於其中之精義，自須日後方能體會了。

許文信道：「你回去吧，五日後再來，但不可將此事告訴任何人！」

（三一四）

## 四五九：亨利擠進車裡

三人就這樣拉雜地談了半個鐘頭，才離開了何居士的住處，前往朱廸的新樓宇去。

三人坐上的士，却沒有想到，亨利也悄悄地「擠」進車內，使何居士感到不舒服。

原來，朱廸和安娜是坐在後座的，何居士則坐在前面司機旁的座位，他坐下後，總覺得侷促，彷彿多了一個人似的，但四周望去，只是自己一人，何以座位如此擠迫？

他問司機：「你的座位是不是太小了？」

「先生，你在說笑了，座位哪有大小之分？」司機笑道：「任何的士的座位都一樣大的，你問得眞怪了！」

「我覺得我這個座位很小，覺得很不舒服，眞怪。」

「開車吧。」朱廸催促司機。

引擎發動了，汽車在飛馳，司機望望身旁的客人：「你又不是大肥佬，又怎會覺得擠迫呢？你這樣說才叫人感到奇怪，而你的感覺更叫人感到奇怪！」

「可能是鬼坐在你身旁。」安娜隨口不經意地半開玩笑的說，「白天有鬼，鬼才相信，何居士，可能你身體有點不舒服吧？」

「沒有，沒有。」他不迭搖頭，「我只是感到特別，的確像坐了兩個人那樣擠迫。」

陰陽之間　華墨

## 捉姦（四）

李鳳蓮聽到了電話鈴响，沒有人接聽，知道二人果然外出了。至此，放胆走出來接聽。

對方聽到她喂了一聲便道：「鳳蓮，怎麼遲遲才來接聽？」

他是與維新的聲音，也是李鳳蓮的情夫。

「嚇死我了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不要多說，馬上來我家，用密碼開街門入大厦，在我樓上的樓梯監視我出來，接應我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不要問，馬上來。一定要等到我出來。快！」

李鳳蓮收綫了，看看腕錶，又躲回了士多房內。

本來她可以此時開門離去的，但想到了萬一他倆忘記拿東西而轉回來時，雙方碰個正着，那時候就成問題了。

再躲入士多房，準備他們即使回來了，也未必發現了自己。

在士多房內，李鳳蓮又想出了很多問題了。

十分鐘過後，她估計與維新來到了。才自士多房出來，首先用匙開了房門，房內沒有人，才又開街門，開鐵閘，正常似的走去。

「蓮，什麼情況？」與維新自梯台走出來，一面緊張的。

「沒有事。」她望望家門打開了，把他推回樓梯台。

城市之光　捉姦（四）　匡成

## 天堂夢斷

### 婚結人有社版出稱僞

李薇感到滿意。

兩天後，李薇接到黃聲遠的電話約晤，她提到今天起正是所謂「月滿鴻溝」，他說：

「我們有感情呢，不祇爲了解決性慾。」

李薇約他明天，提到可以僞稱出版社有人結婚，她下午即要去道賀，黃聲遠問道：

「喜帖呢？」

「說喜帖在出版社中，沒帶回來，也不提喜帖的事，若是丈夫問她，她說他多疑。黃聲遠即排了「節目」。明天汪逸芬四點即走了，李薇提早十分鐘離出版社，她告訴同事主持校對的謝小姐要赴喜宴，先去理髮店，又道：

「我今天的工作已完了。」

李薇返家媽咪問是理了髮？答道：

「同事結婚，我要去道賀，可能還有四圈麻雀可打呢！等我分紅與你。」

媽咪笑了。李薇祇換了便裝出去，媽咪問她怎麼穿得隨便，答道：

「有些人直接自出版社到『珠城』，我因爲頭癢，所以要去洗，拜拜！」

李薇坐的士到黃聲遠家樓下，在附近士多中打了電話，不久黃聲遠下來，說是看七點半電影還來得及，即搭的士趕往；正片正出現片頭。散場，他們到了越兩餐室。

飯後，他們的士高跳舞，十二點離開，黃聲遠以的士送李薇到距她家一公處。李薇回家，媽咪還在看電視，媳婦提到贏了三百二十，祇爲打得小，即分一百元紅給媽咪，媽咪縮手說：

「你一定要送禮呢！不能收。」

「我輸了也不能收回兩百元禮金呢！」

媽咪祇有收了，鄭康出房問妻子在什麼地方吃宵酒，答道：

「在『珠城』，入席前還有一圈牌，席散補打這一圈，回來遲了。」

夫婦到床上，丈夫問是男婚抑係女嫁，

「薛小姐嫁了，丈夫是公務員，薛小姐每月賺兩萬幾，政府還有房屋津貼。」

「好丈夫！」鄭康說。

「好丈夫與錢無關。」

李薇的丈夫即熄燈了。（九六）

天堂夢斷　文-明司　畫-程家

## 二五五：天眞的兒子

陶嬉快步從第三街尾，走向水街的菜市場。

陶瑛已站起身來，拉着兒子的手。他問：

「媽媽，我們去哪裡？」

「樂叔叔請你吃雪糕！」陶瑛說。

提起吃雪糕，阿坤神色活躍，他扭臉望望寶山，泛漾着陌生的神態。

寶山瞥視他，一種茁犢情深的感情佔有他的全身心，溫聲問：

「你很喜歡吃雪糕嗎？」

阿坤點點頭：「好喜歡！」

陶瑛伸手撥了撥兒子的黑髮，說：「阿坤，你不是想要買雪屐嗎？」

他看了看寶山，說：「媽說過買給我好久了！」

陶瑛又望了望寶山，說：「樂叔叔答應送你一雙！」

阿坤在小學受了幾年教育，他當然了解到一點點人生的關係。

他說：「他爲什麼對我這樣好？」

尷尬的父母互視一眼，寶山解釋：「我是你媽媽的好朋友！」

靈機的小孩子馬上說：「啊！這幾天媽媽是躲在你家裡？」

他遲注望媽媽隆起的肚子。

寶山欣然說：「不是躲，是她在我家作客！」

阿坤却說：「可爸爸說媽媽勾人走路……」

陶瑛幾分氣憤：「別亂講！」

可寶山很得體地說：「傻孩子，一定是你爸爸醉後亂說話！」

阿坤說：「對，爸爸天天都喝醉，他不種花，也不送花，老在罵媽媽不守……嬉……道！」

陶瑛想發作。但寶山說：「只不過是你媽和爸爸爭吵吧了！」

阿坤的視線又投到媽媽的大肚子：「爸爸說你又生孩子啦！」

陶瑛忍着氣，說：「媽爲你多添個妹妹或弟弟，不好嗎？」

「好極了！不曉得怎的，爸爸不喜歡，隔園的人也在取笑！我不明白？我不明白？」

垃圾王國　海辛

## 四：通知副總裁來見

現在李柏壽唯一的目的，就是如何應付菲華財務公司總稽核的查賬，如果讓他查出李柏壽所借得的錢，都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借得的，那麼，他那座「柏齡集團」骨排大厦，就會完全坍塌下來。

李柏壽爲了這件事情，無法定下心來工作，他按下案頭電話的分機掣，對女秘書李葦娣說：「葦娣，替我通知黃槐金，叫他馬上來見我！」

黃槐金，這是李柏壽最得力的一個助手，也是他開創柏齡公司最早的拍檔。柏齡由一間小公司，發展至現在共達三百間附屬公司的一個大集團，黃槐金一直參與其事。開始時，李柏壽與黃槐金兩個人，一直同在一個地方辦公，兩個人的寫字枱拍在一起，相對而坐，遇上什麼問題，馬上交談解決，有些什麼文件，只要伸手一遞，就可以交到對方手上。

自從柏齡大厦建成之後，柏齡集團的總裁李柏壽與副總裁黃槐金就分開辦公。李柏壽的總裁辦公室，佔了整整一層樓，黃槐金的副總裁辦公室，也佔了半層樓。由於三百間公司，事務實在太多，兩人在一起商量工作的事，已經不再出現，都是分開工作，每人分開負責若干公司事務，也無法忙得過來。

五分鐘之後，黃槐金來到總裁辦公室，李柏壽就按了電話分機掣，對李葦娣說：「由現在開始，我們有要事商量，不論什麼人的電話，也不要接入來。」

大崩圍　王方

風言蜂語　繆倫

### 亦要審慎

鑑於有人訛騙交通意外賠償，福利署加强監管。

幸勿損及眞正意外者。

### 趁未加價

新界的士加價九月生效。

趁早乘搭可也。

### 是好是壞

據說職業治療系畢業生半數未獲工作。

或者需要治療者少？

中文電視 32台

中文電視天天播
天天節目盡精選

•下午一時啟播至凌晨
•每日播足11小時
•精選「無線」節目
•首選國語劇集
•金裝節目內容老少咸宜
•收費特廉

安裝詳情可致電：中文電視 432－1666　羅渣士 733－3333　韶士 986－3421

翡翠金裝劇 •名劇精選 •雙星報喜 •每日新聞 •英語會話
大電影 •明珠劇場 •城市故事 •在水一方 •歡樂今宵 •
午間劇場 • 週日特輯 •金曲精選 •又會咁嘅 •國語綜藝

Ming's Dining Complex　名園酒家夜總會

華埠片打東街141－147號

重金禮聘：寶島台灣電視紅星
（能歌善舞）

蔡瑋瑋 小姐
七月十五號起
隆重登台演唱（一星期）

同場加盟演唱
香港紅歌星
張寶玲小姐

預售門券：週日 三元　週末 五元　請早定座，勿失良機

餐廳裝修 豪華新穎 常備特價酬賓席

訂座電話 683-4722 ☎ 687-0825